

公民黨借兵圖謀「超級區議會」議席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現時公民黨只餘下7個區議會議席，不足以提名黨員參選「超級區議會」議席，必須仰賴於人。公民黨看準的正是由民主黨改革派分裂出來的「新民主同盟」。簡單算術，公民黨7席加上「新民主同盟」8席，正正達到提名「超級區議會」議席的最低門檻，而公民黨亟需議席，自然不惜開出優厚條件，兩者同盟大有可能。但問題是公民黨明星在區選全線敗退，要在全港性選舉奪圍不易，加上民望大跌，就算取得提名門檻，但要說服市民支持一個靠港人的政黨，就算「認棍」們巧舌如簧相信也難以如願。

區選之後，公民黨不但議席倒退，黨內明星繳羽，而其黨魁梁家傑一系列囂張卸責的言論，更引起市民的極大反感，梁家傑及一眾領導層淪為過街老鼠，更引發黨內的新一輪內鬥。雖然黨內大老暫時將異議聲音壓下，但梁家傑、陳家洛等人的領導權威已是蕩然無存。現在擺在公民黨面前的首要問題是，下年立法會選舉怎麼選？

日前梁家傑在接受報章訪問時，便提出了公民黨的未來大計，綜合而言就是兩條：一是將戰線收窄，二是厚結外援以圖「超級區議會」議席。梁家傑指由於這次區選受挫，下屆區議會將不會如兩屆般派出40多人參選，而是集中資源火力，在現有區議員內，再加上十多區全力發展，做法是會聘請職員協助黨員進行地區工作。他並一改過去不要寄望工程師、律師經常落區的做法，反指要確保地區發展者每周最少落區兩至三次云云。公民黨的區選策略反映其終於知道所謂明星效應在區選中作用不大。過去公民黨的區選策略非常簡單，平日基本上不落區不做地區工作，找一班專業人士在選前幾個月尋找一些「易打」選區空降，之後讓參選人與一班黨內明星合照宣傳，再加上幾個華而不實的政綱，如什麼規劃、環保、普選之類的口號，便是公民黨的整套選舉工程。

收窄戰線 厚結外援

這套利用明星效應及炒熱政治議題的策略，在公民黨聲望較高之時可能還可一用，就如上屆山頂選區陳淑莊偷襲成功便是一例，但前提是公民黨必須保持高民意高人氣，否則明星效應隨時變成死亡之吻。這就解釋何以今屆區選中同一套明星牌卻突然失靈，原因是公民黨發動兩宗禍港官司已經觸犯眾怒，梁家傑、余若薇的助理變成幫兇，而過去公民黨秘密武器陳方安生也因黎智英的黑金醜聞而焦頭爛額，他們儘管大力打氣，但對選情卻一點幫助都沒有，既無地區成績，明星牌又失靈，加上禍港行徑全城聲討，公民黨不敗還有道理嗎？

所以，公民黨現在提出的收窄戰線，正是承認明星牌已不奏效，公民黨要取得或保住手上選席就得要打巷戰，但要做這些瑣碎的地區工作，一班眼高於頂的黨員大多不屑，難以找到幾十個有意的參選人落區，於是只有減少派員出戰了。不過，對於公民黨說要做好地區工作，外界也不宜過分認真，始終公民黨就是一個藍血政黨，也是激進反對派的主要一員，這兩個特質令其根本不會真正落心做好地區工

在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和以色列之間斡旋，促成雙方達成了《奧斯陸協議》。此外，穆巴拉克政府還進行了一系列改革，通過減稅、實行埃鎊匯率浮動等措施，吸引大批外商到埃及投資。美國過去一直視埃及為中東的可靠盟友，每年向埃及提供的軍事、經濟援助超過20億美元，在美國的外援名單上，僅次於以色列排名第二。

2003年，埃及反對小布什政府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發動伊拉克戰爭，得到阿拉伯國家的普遍認同和支持，觸怒了華盛頓。白宮隨後將埃及列入「不聽話」政府，並策劃「民主革命」。隨之而來的是，美國中情局人員帶去「民主病毒」進入埃及，大力支持穆巴拉克的反對派，給開羅政府戴上「專制、獨裁、不民主、沒人權」的黑帽子。面對美國的巨大壓力，埃及政府作出包括釋放囚犯、釋放入獄的反對派領導人努爾等諸多妥協，但仍無法滿足白宮的「巨大胃口」。埃及也由此步入了永不停止的紛爭，最終步入了震驚世界的不歸路。

白宮「除了利益還是利益」

按照美國譴責敘利亞、利比亞和也門政府對平民使用武力的評判標準，奧巴馬、希拉里本應該大聲譴責埃及軍政府採用武力鎮壓抗議人士。但埃及民眾看到的卻是華盛頓的「羞答答」景象。白宮政府近期的怪異表現，讓人們看到美國支持「中東民主」的實際內情。得到白宮支持的埃及軍政府，表現得與真民主背道而馳，變得越來越專制獨裁。埃及民眾已經清醒意識到，只要軍政府「聽白宮的話，無論其多麼殘暴，華盛頓都會像對待專制沙特一樣，授予「民主政權」的頭銜，因為美國要的「除了利益，還是利益」，所有民主、人權都只不過是一件道具而已。

現在，埃及輿論正在通過各種渠道強烈指責，是美國和沙特的煽動，導致埃及的流血衝突。並認清美國幹的是「阻礙埃及的真民主，偏袒以色列」的勾當。埃及《金字塔報》發表評論稱：「國際政治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與施捨，除了利益，只有利益。美國對於埃及的「民主援助」都是源於保護華盛頓和以色列的利益」。美國期望的是埃及軍政府能夠控制局勢，保證埃及在「正確的民主軌道上行駛。」華盛頓的思路和期望，間接壯了軍政府的膽，加重埃及的「民主病」。埃及「民主革命」的反覆，是中東「顏色革命」的一個縮影，「好戲」或者還在後頭。

檢討現行醫生執照試 廣吸外地現成人

過來人談免試聘請有限度註冊醫生

吳歷山 北京大學醫學士 香港註冊西醫、中醫

幾十年來當局一再強調香港醫生「只有一個標準」，這一點非常重要，它是香港醫療水平賴以享譽國際的基本保證。然而海外招聘這批合約醫生卻可以不必考試，令公立醫院的前線醫生出現雙重標準及不公平現象。醫管局必須解釋同樣是要面對香港市民的臨床醫療，為甚麼有人要經過三關考試加實習，有人卻可以免試？這樣做無疑違反了香港公平、公義、法治的核心價值。

醫管局為紓緩公立醫院醫生荒，從海外免試聘請有限度註冊醫生來香港擔任公立醫院前線的醫生工作，在香港爭論激烈，眾說紛紛。香港最大的醫生組織香港醫學會聯同其他醫生團體高調反對，認為免試將不能保證醫生的服務質素、公院醫生荒是醫管局管治不當造成、私人醫療市場人滿為患，香港整體醫生並不缺乏。但是卻遭到業外人士及某些傳媒的圍攻，如「醫生私利凌駕病人權益」，「為市民利益應打破醫療界壟斷」，「中醫不應當視作正規醫生，醫學會將中醫計入醫生佔人口比例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云云。吊詭的是，大家都從「維護市民健康出發」，得出的結論卻迥然相反，叫市民也摸不着頭腦。

本人是參加過「執照試」在香港註冊的醫生，又橫跨中西醫兩界，在這裡談談幾點看法。

製造雙重標準 置市民健康不顧

多年來公立醫院因管治不善為人詬病，近年大批醫生離開公院造成醫生荒，根源是前線醫生工作壓力大，工作時間長，升職和進修機會少，造成怨氣很大，醫管局要解決問題，首先應該設法改善管治。比如一場火災，見人逃離火場，我們先要設法滅火，尋找起火原因，而不是召一批「外地醫生」衝進現場，這樣做解決不了根本問題反而拖延了解決問題的機會，更令人擔憂的是免試招聘，難以保證醫生的服務質素。

醫管局這次免試招聘海外醫生參照的是新加坡模式，但新加坡是少數沒有設置「醫生執照試」的國家，其模式未必適合香港。事實上，香港早在三分之一世紀前已經設有考核制度，外來醫生必須參加「醫生執照試」，合格者再要經過為期最少一年的實習合格，才能給予註冊行醫。幾十年來當局一再強調香港醫生「只有一個標準」，這一點非常重要，它是香港醫療水平賴以享譽國際的基本保證。然而海外招聘這批合約醫生卻可以不必考試，令公立醫院的前線醫生出現雙重標準及不公平現象。醫管局必須解釋，同樣是要面對香港市民的臨床醫療，為甚麼有人要經過三關考試加實習，有人卻可以免試？這樣做無疑違反了香港公平、公義、法治的核心價值。醫療當局為了減少阻力還一再解釋說「如果這批免試醫生要私人掛牌，則要通過執照試」，這番說話也暴露其對市民健康的雙重標準。人們不禁要問，難道公立醫院病人的命較賤？對公院醫生要求較低不成？

公平考試 方能維持醫療水準

香港以往雖有招聘海外有限度的註冊醫生，但一直限於聘請

海外具有突出技能的專家來港從事研究、教學、交流等非臨床的前線工作，如今醫管局利用「灰色地帶」打破以往的限制是意圖將其變成一種慣例和制度，嚴格來講是一種越軌行為，一旦打開缺口，造成的後果是嚴重和深遠的。

免試聘請合約醫生擔任前線醫生工作如果成為常規的制度，則「醫生執照試」的意義將蕩然無存。難道香港醫生標準從此降為「名校加審批小組幾位大人的審定就可以放心讓他們負責臨床工作」嗎？這種論調和做法是完全置市民的健康於不顧，完全漠視香港早已建立醫生考核制度的現實於不顧的倒退行為，不能容忍姑息。據醫學會國際事務委員會主席報告，近幾年新加坡醫學會常常抱怨海外招聘醫生的水平參差和醫療事故增加等問題，說明了免試招聘不能保證醫生的服務質素。古往今來，考試制度是普世公認考核一個人真實水平的相對最客觀的手段。因此香港建立已久行之有效的「醫生執照試」制必須堅持，否則維持香港醫療水準的鞏固長城將毀於一旦。

按目前香港醫委會委任委員佔一半席位的不合理組成比例來看，醫委會通過議案的機會頗高。儘管如此，為了不廢除醫生執照試功能，筆者認為對這批免試醫生必須在數量上和時限上作出限制，如年終續約但以三年為限，合約醫生在醫院適當監督下工作期間應一邊熟悉本港的行醫特點，一邊參加「醫生執照試」，過關者可以免去一年的實習期成為正式註冊醫生，考不上則於三年後停止續約。相信這批醫生都會樂意接受這樣的安排，因為他們最終目的不是要來蹺這道渾水，在「水深火熱」的醫院前線當「外地勞工」，而是想長期在香港做個堂堂正正的註冊醫生。

香港「醫生執照試」每年均吸引百多名外地畢業醫生報名考試，其中不少世界名校畢業的醫生，但合格率一直徘徊在10%以下。合格率低是因為考試的方式、時間、記分等原因造成。例如考生必須一次過將所有醫學的基礎、臨床、內外各科知識不分主次重點考核，而且採用答錯倒扣分制，不像本地兩間醫學院，考生可以分5張考卷分期來考，不合格可補考，因此幾乎全部能畢業。由於一系列技術原因和限制，令大量現成的醫生人才被拒諸門外。香港醫務委員會必須對現行「醫生執照試」作出檢討，充分吸納有水準有學識的人才為香港市民服務。

歧視內地醫生 違反「平等機會」原則

這裡必須鄭重指出的是醫管局本次招聘的海外醫生只限於某些英聯邦國家畢業的醫生，而將其他國家和地區尤其是中國內地、台灣等醫生排除在外(使用語言不能作為藉口)，暴露了其歧視同胞、崇洋媚外的心態。事實上，中國內地和台灣的學校教育水準並不低，多間大學都能保持在世界百強之列，即使新加坡招聘海外醫生列出的百餘所世界名校也包括有中國內地8間台灣2間大學。香港作為中國的一部分回歸祖國14年的今天，醫療當局竟犯下如此嚴重的原則性錯誤實屬不當。有否違反「平等機會」原則，有否違反《基本法》更值得深究。

排除中醫出醫生行列 不合情也不合法

至於中醫應不應該列入香港醫生的數字？筆者認為，在中醫已經正式規範化的今天，把中醫排除於醫生行列之外不合情理也不符合實際情況。根據統計，香港有約三分之一市民通常會看中醫或兼看中西醫，中醫在香港醫療市場扮演著一定的角色，也享有政府認可的法定地位。

(本文原載香港《鏡報》12月號)

西方世界難解的中東困局

張敬偉

即將過去的一年，對西方世界而言可謂喜憂參半。一場始於北非突尼斯的革命迅速在伊斯蘭世界形成燎原之火，突尼斯的街頭運動被西方世界稱為「茉莉花革命」，這個看似浪漫的名字卻殘酷無情而且像瘟神一樣在伊斯蘭世界蔓延。突尼斯的本·阿里總統還算幸運，黯然下台逃亡他國。埃及的穆巴拉克、利比亞的卡扎菲的命運可就淒慘多了，一個銀鑄入獄，一個橫死街頭。除此之外，也門、敘利亞也不消停，這些國家的民眾也希望複製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亞的革命道路，誓將他們厭倦了的領導人趕下台來甚至送到監獄裡。

儘管這裡有西方國家的死敵，譬如利比亞和敘利亞；也有西方的盟友，如埃及、也門和突尼斯，但這些伊斯蘭國家走向「西方民主」卻是西方國家所樂於看到的。聯想到小布什時代連同英國在伊拉克發動反恐戰爭，以期實現民主化的「大中東計劃」的功虧一簣，這場在中東蔓延的「民主化」革命似乎來得出人意料，在美國看來尤其是得來全不費功夫。這種「民主化」的成果來得如此迅速，連奧巴馬政府都不敢相信，以至於在對利比亞動武上顯得畏首畏尾，遠不如他的歐洲夥伴賣力。

西方樂見中東變天

這麼一場契合西方價值觀的伊斯蘭民主運動，還是讓美國和西方欣喜若狂。尤其美國，即使是對反恐盟友也門，也對薩利赫總統失去耐心，最終促其放棄權力。而且，對於中東什葉派的伊斯蘭國家，同樣陷入革命的敘利亞則開始強力施壓，美國、歐洲和阿盟鮮明地形成了合力。阿盟對敘利亞進行經濟制裁，西方國家甚至不排除再次對其動武。在此情境下，讓美國頭疼的伊朗處境似乎也變得危情起來，向來較為溫和的歐洲國家也開始對伊朗發力，這次是英國對伊朗發出了單邊制裁的措辭。英國的做法激發了伊朗的怒潮，憤怒的伊朗示威人群衝擊英國使館，兩國關係惡化。與此同時，阿盟也警告伊朗向這個什葉派掌權的波斯國家制裁，法國也發出了強硬聲音。美國自然樂於看到這種局面，以便於整合國家社會的合力，更有利於解決遲延多年的伊朗核危機。

在此情形下，國際分析人士甚至認為美國和歐洲將聯合起來，藉着中東世界的民主化浪潮，動用武力拔掉伊朗和敘利亞這兩顆釘子。因此，中東民主化帶來的亂局恰恰給西方世界帶來了千年難遇的革命性契機。基督教和伊斯蘭

教兩大文明衝突千年以上，這次伊斯蘭世界在價值觀上似乎是主動向西方合流。

相比意識形態上的勝果，西方國家在經濟上卻顯得窘迫和無奈。華爾街金融危機的陰霾不惟依然籠罩美國，歐洲還形成了更為慘重的災難。歐元區內一片哀鴻，「歐豬五國」的主權債務危機絲毫不見好轉，經營多年的歐元區正面臨解體的危險。

從大航海時代到信息化時代，從傳統的老歐洲到美國，西方世界主導全球已經五個世紀。在這五個世紀裡，西方世界傲視全球的動力主要是硬實力，即以自由貿易為載體、經濟實力為基礎、軍事力量作先導，推展其在全球的市場經濟和政治意識形態。當下，西方世界的經濟基礎出現鬆動，自由貿易的精神淪喪。尤其是資本主義的發源地歐洲，在發達和優渥的物質生活浸潤下，高福利政策使得政府債台高築而缺乏改革精神，民眾則留戀舒適的生活而缺乏進取心，只有貪婪和向政府示威的戾氣。可以說，現在的歐洲有當年羅馬帝國傾覆前的豪華和暮氣。在此語境下，西方國家引以為豪的自由價值觀和民主意識形態，已經喪失了資本主義發軔時代的內涵，演變為貪婪、懶惰和享受的個人主義，一旦輸出到中東地區帶來的將是暴力和無政府主義。革命後的埃及，並未出現西方世界所期冀的和平的曙光，已經凸現西方世界對伊斯蘭民主革命的虛妄之喜。利比亞的未來如何？也門的政局如何佈局？西方世界武力解決敘利亞和伊朗之後的政治設計怎樣？美國和歐洲準備好了嗎？

西方佈局中東 只為自身利益

先不論民主是否在任何國家及地區都能適應，就是在現實上，西方世界也未必對推展民主充滿真摯的信仰，而是夾雜着複雜的利慾傾向。佈局中東，主要還是基於地緣政治的謀劃和能源利益的訴求。當然，打造一個意識形態上和西方兼容的伊斯蘭世界卻也是西方世界的願景。

不過，這一切都可能是虛妄的。即使如西方所願，伊斯蘭世界在推翻所謂的獨裁政權之後全部民主化，民主選上来的也有可能是極端宗教勢力，可能會帶來讓西方世界更為恐慌的文明衝突。伊朗不是民主選舉嗎？可它是西方的宿敵。

因此，與其說革命的中東是西方民主的勝利，不如說是美歐的困局。

埃及文明慘遭「民主病毒」肆虐

黃海振 資深評論員

中東目前流行嚴重「民主病」，就是因為中了源自白宮的「民主病毒」。中毒民眾認為：華盛頓是民主之魂，只要白宮開腔，不中意的政府領導人必須下台；只要敢「街頭革命」，就會得到北約的炮火支持；美式民主可以解決所有社會頑疾和經濟問題。利比亞當局靠北約空襲取得政權，敘利亞的反對派也盼這一天；文明古國埃及的「二次革命」則陶醉在「民主」之中。然而，針對埃及的亂局，華盛頓已經變得進退兩難，無從用藥，如果繼續支持「街頭抗議」，剛剛扶植的軍政府將土崩瓦解；支持軍政府對付「暴民」，又有違掛在嘴邊的「人權、民主」。結果「中毒民眾」在繼續流血，埃及文明正慘遭「民主病毒」的瘋狂肆虐。

事實證明，只要有利美國的事，不管其是否合情、合理或合法，華盛頓都會盡力而為之。為了用最小的代價獲得最大利益，美國幾乎支持全球所有政府的反對派。不管是亞洲、歐洲、非洲和中南美洲國家，只要發現有人反對政府，中情局就會聞風而動，向他們傳去「積極信號」，並給予經濟和軍事支持。美國還見縫插針地培養各國政府的內部敵對勢力，鼓動親美「精英」和媒體，不斷製造駭人聽聞的議題，最終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開羅解放廣場的示威尚未平息，民眾與軍方的對峙也仍在繼續，支持和反對軍政府的大規模示威，已經導致3000多「中毒民眾」傷亡。

「反伊戰」引來美國中情局

埃及是一個文明古國，也是美國在中東的鐵桿朋友。在維護中東和阿拉伯國家的和平、穩定過程中，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為了改善與以色列的關係，冒着被阿拉伯國家孤立的風險，與以色列簽訂了《戴維營協議》。為了配合美國的佈置，埃及又